

螢窓異草

序

曩尊聞閣以蒐遺書之故印螢窓異草行於世嗣知原帙不止此數手錄流傳兵燹倉皇中失其十之七而皮者珍如拱璧寶其行文之詭異而不暇求備閱者憾焉爰搜其遺又得若干卷以前集釐而爲四因復剖其半先以二集付手民而縷繆仙史爲之序三集印成適余過尊聞閣主人問序於余余惟是書之大概縷仙言之梅鶴山人又先縷仙言之且其記載之體例文章之格律分之爲三而合之則一又胡庸乎贊辭哉然余以爲文章者根性情而出者也至不獲著書立說論議古今策畫時事而抒寫抑鬱之氣成小說家言則其性情大抵憂思多而歡樂少愁苦常而忻愉暫積其憂思愁苦以寓言十九而行文之

時又不欲直寫怨憤必借徑於風華綺麗之詞是其經營於楮墨間者固非若伸紙疾書之所爲矣故歷一生之歲月以有著述乘著述之餘閒以成史其書每不可多得而是編乃裒集衆多至不獲割愛將與留仙之志異隨園之艸怪藥陽槐西之著錄後先頡頏則其他著作直等身耳彼披閱者必卒讀其書盡帙而後快是非窮目力於數日之間亦幾幾覺不忍釋矣故訂而爲三以便讀者卽謂爲尊聞閣主之雅意可也

光緒丁丑孟夏之月山陰惺癡生識於滬江買游小寓

螢窓異草三編卷一目錄

唐城隍

智媼

挑繡

田一桂

瀋陽女子

晉陽生

春雲

折獄

隔江樓

談易狐

田再春

螢窓異草三編卷一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 隨園老人 續評

關中 柳橋居士 重訂

唐城隍

中州某郡有城隍神頗著靈佑初不知厥姓爲唐也夏月某日相傳爲神誕辰數百里之人莫不竭蹶奔走祠故不甚修廣一時祈者禳者償願者賽神者雜遝而來香烟絡繹寶炬蟬聯前之人甫熱於鼎後之人早拔而去之晚者弗克跪跪則人踣其肩叩者不遑叩叩則人陟其頂男子長揖婦人歛衽擁塞不得前者惟望神座首肯而已且廟以外陳百貨演雜劇人更流連不去以故行者擁背立者側足氣壅成雲汗揮致雨郡外近郭

有翁以酒爲業而茶亦頗及之每值其期恒有儒士一人潔衣而美儀造肆獨酌酌已繼之以茗輒竟日盤桓於此如是者經旬社事將闌其人亦絕迹不至明歲又如之決不失時翁心驚訝焉叩其姓則曰唐氏曰漸狎熟間與翁談時事及古今典籍皆極淹貫翁故少讀書且樂於爲善語次兩相愛重每娓娓不休一日翁少飲薄醉其人適來乃以言挑之曰視君狀貌自是城市中人曾遊膠庠者邇日郡中祀神大舉勝會珠繡眩目笙樂聒耳莫不奔赴恐後而君翻遨於郊外沽飲茅柴且過此旬日又將一別經年老夫惑之敢請其故其人聞翁言忽太息曰緣止此乎良有數在予固非人卽郡神也此數日之行蓋爲避書之計豈真效平原十日飲耶翁訝其言疑其戲已因詰曰人

以神之靈趨蹌殿庭耗斁物力所以爲神壽而神乃乘之出遊
豈瓣香而來者意皆不誠乎人神雖殊不越於理君不可以欺
羸老之人神笑曰子何欺也人與神之相感要在一誠不在草
根本皮雜以檀屑而後謂之馨香也卽如翁之明虔每值會日
輒於無人之處泥首者三又何嘗親詣壇壝子始降若以福哉
翁聞神言至此色然而駭蓋翁以肆事之人因感神庇每如此
而人未知也因信其眞神將起跪拜神止之曰居吾當語翁夫
子之道迹於斯實有所不能耐也來者旣多託故至者不盡摠
誠冥冥之中旣已洞鑒而此曹之嘈雜擾攘大潰男女之防并
廢公私之務親之更有所不忍况村野之夫值炎暑之日汗出
如蒸衣濕如澣以經年不濯之垢鬱積而升縱薰以荀令之香

聞者亦罔不掩鼻兼之入喉三寸酒蒜之臭猶存果腹崇朝穀食之性漸化當稠衆之中口不能緘嚮不能掩氣氤而來者大抵皆是也將何以堪言未畢翁亦粲然曰是誠有之神曰未也是猶可耐者最惡婦人女子不守閨閫之訓以焚香爲神可媚以頂禮爲福可邀塗粉施朱莊嚴其外相而適足以誨淫覩粧泣服蠲滌其儀容而不免於藏垢升塔入殿瞻像簪帷以五漏之軀隱難言之垢白髮之婆猶可恕綠鬢之姪最堪憎共度良宵詎免春藏玉洞未絕天癸難保月浸鴻溝神之所懼者尤在於此而村姑田婦衣麻紵之裙衫漬嬰兒之溲使骸垢莫浴足繭不脫其暗香之習習又與向之男子夾雜而迭作蓋惟木偶者能堪之有像卽有神人且避之惟恐不亟豈神獨能安享哉

因謂翁曰翁有善心壽當再歷十稔念故舊之情必令急脚相
召東廡一判爾時當更易其中即翁之坐地也言已出白金一
錠曰以此償連日酒值但爲我宣播此語子實受若之賜且凡
有廟而神者亦錫若以福矣翁猶有所于請轉瞬竟失其所在
外史氏曰偏是閭閻中人專好尋神入廟而不虞神之指屬
已久也至於舉大會賽大社則呼妙喚姊引女隨嬾機機而
來者直不知其幾千百輩無論芋蘿西子或蒙不潔卽此陰
濁之氣妖冶之形早令陽明正直之神屏息而避之於以邀
福不難乎昔京西有異僧斲二石毬晨則登絕高之峯自
崖而推之徑達其麓已乃下而掇石再登再推操縱終日人
因號之曰魔而欽其道行者來且接踵僧於丈夫猶見禮獨

至巾幘者流則嫚罵曰沒家法露而出頭直供妄男子看殺耳豈真爲老僧哉味僧之言可知神之於此更有惻然於中者不止臭之不堪相逐也已

智嫗

舊傳燕爾有一嫗不知何許人蓋富家也附近有劇盜聚黨十數覬其貲夜入其家時嫗已就寢夙聞人言盜首與已同鄉并且少失其父母遂坦然無懼披衣起將親逆之聆其履聲知至戶外乃操土音呼其子曰兒曹何貪睡至此若舅來竟不一聞耶盜聞而駭意猶未深信嫗已自出涕泣而言曰數年不晤弟臣魁然丈夫奈何不一念姊今夕始來相視哉語竟掩面歔歔悲不自勝儼若骨肉重聚者盜爲之動容因曰弟少不肖早背

椿萱不知有姊非故愬然相忘媼又曰弟幼時予猶歸寧後從
汝姊夫遠出至此遂不得返豈意枯恃皆乘弟仙逝弟已成立
如此耶言已大慟盜竟信爲實然勸慰至再隨媼入室媼命婢
熱燭盜復出約束其衆曰此予之姊家非路人也慎勿驕慢乃
命盡屯於外媼心竊喜又呼其子出見舅其子知爲盜舉股栗
不得已而叅謁之盜笑曰甥皆長成姊真厚福人也媼又命子
婦出叅舅翁時媼之中子方授室新粧出拜恍若一家人盜亦
自忘其盜惟曰不知吾甥嘉禮舅竟未備一芹將如之何因呼
從盜以一襲入傾囊出珠十粒以爲答拜之儀媼固辭而後命
婦拜受亟命其子治筵款舅大攜其從者子已心安家又素裕
咄嗟數筵立辦媼與盜對酌絮談鄉俗咸中肯綮盜益信爲同

胞醉飽始去。頻行嫗曰：姊家幸有餘積，弟如乏用，數百金不妨將去。盜大笑曰：弟以白手游四海，反來耗姊家物耶？徑行。嫗與子送之門外，呼嘯而返。是日也，嫗家自飲饌而外，未嘗少失。鎔銖舉室慶幸，亦不敢以告人。越數日，盜又夜至，以千金置嫗榻上，曰：以此爲姊壽。略表弱弟之誠。嫗不復辭。盜又贈甥及甥婦金幣、釵釧，約值數百緡。厚賚僕婢，大肆揮霍。復與嫗子歡飲達旦而後去。自是習以爲常。每至輒有餽遺。嫗家益富人，固不及知。抑且不及料也。嫗又囑盜爲已。芑蔭盜子以一剑曰：綠林之豪見此，當無敢犯者。嫗大悅。後年餘，盜遠出行，掠嫗與子謀徙其家於晉。蓋慮盜之貽累也。及遷於河東，植此劍於寢戶。有小盜夜入，見之輒咋舌，不敢肆虐。自是數年無盜患。信乎嫗之智。

復絕天壤而非人所能及已

外史氏曰指鴈隼爲鵠鵠化荆棘爲棠棣非憑此一副急淚實以天性動之也夫盜必甚黠豈甘爲嫗所籠絡而嫗之籠絡一本於人情盜卽自悟非親亦不忍放下面皮况嫗有以預知其家事而言之切中乎故嫗之智旣不可及而所以行其智者尤不可及

桃繡

長洲諸生鄒大任年僅弱冠美風姿貌白皙而性駿愚嗜晤一室中牝牡不知時藝文字外無所曉同袍咸笑之一日如市見有逆女者簫鼓喧闐賓從絡繹茫然莫解其故以詢友友給之曰兄不識耶此郡中某家初得官誇示於人也生信而不疑且

素以功名爲念欣然尾之往至其門見新堦奠鴈御輪儀節繁
縟心竊好之久立而不去已而彩輿復出哄然啓行微聞第中
有悲泣聲生乃鼓掌大噉曰此亦大好事何戚爲觀者胥怪而
相顧生殊不自覺翌日復出遇送喪者其狀頗髣髴而哭益哀
生愈不平謂人曰當喜而戚此行必近不祥聞者無不捧腹其
呆率多類此庚午夏讀書於某寺其地近山素多魅寺僧不勝
其擾皆徙去同人以生痴故從憊使居之生亦罔知所懼入其
室蛛網貫戶蝠糞盈堦生洒掃而處之足不窺園其讀益苦居
三日殊無他異同人以爲痴福遂不復勸徙乃生自居寺中每
夜讀輒聞有笑聲生亦不顧數夕後天氣炎蒸生袒裼就月執
卷而讀之曼聲長吟深宵不輟俄而闐然作響院門闢矣生愕

然四顧則二婦人新粧如畫圖均衣薄縠各執白紗小扇颼然
徑入生不以爲意誦如故二婦偪近生身戲以纖指撫其肌笑
曰個兒郎體固如玉哉言之似甚垂涎生若不聞讀倍亟二婦
捫搯良久見生漠然反斂手抱慙而退出門忽不見生亦莫之
訝祇曰山寺夜深何來女娘指爪且尖瘦令人頗不耐言已掩
卷欲寢旋又聞人聲其音嬌細笑曰子來視耶寢未入則一女
子年可二八綠鬢微鬆紅腮帶艷白身無寸縷掩笑立於生前
生觀之容如花綻膚若脂凝亦冥然不爲動念但笑曰汝效禰
衡以清白之軀傲我乎子體亦非不潔者因捋已視與之對立
皎然如雙舞之鶴女反羞縮障面自返細語曰若人只合偶痴
鬼當令挑繡來生言笑自若徐徐著袴曰白雪之白究不如白

玉之白拂榻就枕了無怖畏其愚誠不可及黠朝無訪戴者生
仍安於肄業及昏驟雨滂沱砌下水深尺許生方鐙燈展卷復
聞笑語紛然曰子等送痴婦來伴痴郎幸勿再勞璧謝生于燈
下瞻視則客夕二婦更偕數人前女子亦在其中則旣衣裳楚
楚矣衆擁一少女者近生曰以此爲若婦若願之乎生亦莫之
拒反黠曰婦之說子殊不解衆曰達道之三非夫婦耶生卽取
書翻閱一周恍然曰是誠有之子爲夫而渠爲婦其此之謂歟
衆因闕堂大笑曰然生遽呼少女爲婦絕無所虞惟曰子正讀
書欲究臣子之道夫婦之義尙未暇及學不躡等汝曹可仍將
婦去衆不聽嚶嚶一聲青衣數輩自外入肆筵設席強生與少
艾並肩坐飲以合盞之盃縮以同心之帶生熟覩少女容光如

珠玉之潤體態若花柳之妍心頗愛好慨然曰得婦如此於願足矣少艾亦絕嬌痴毫無覲覲色時以美目灼灼然顧生且笑曰予夫忒無賴予身幾被看殺又語衆曰予夫卽若夫胡不均此一盃羹而使我一入獨享耶衆皆笑不能伸大禮已成衆始列坐浮白痛飲諧謔甚歡生與少艾獨以白眼相看四目交注不飲亦不食吃吃憨笑而已衆呼少艾爲桃繡生亦呼之盃畢之側猶以一卷自隨時復咕呬曰夫婦之義予當與繡共叅之須臾二鼓衆皆半酣起曰新人夫婦當合歡我輩且退遂紛紛俱出旋有二人復返曰小兒女未諳情事予得代爲操持乃爲生展衾褥牽二人衣使皆登榻以手撫其枕曰今夕共此明年抱子矣語畢含笑而去疾雨烈風亦不知其安往生與繡並頭

而眠究未解床第之事生少臥即起曰夫婦有別予不可以無
禮乃東向而坐繡聞生言亦起西向而坐瞑目存息莫通片語
倦極思睡倚壁鼾然曉甫交而東方明矣蟲飛薨薨衆又早至
入見生繡垂頭對坐形如土木偶不禁失笑曰蚩蚩者果無情
耶繡見衆入亟起離榻欲從之返曰悶殺阿奴與夫處固不若
與姊戲也衆又粲然曰婢子亦太憨生汝已有夫從子歸將奚
爲繡乃垂涕不已嚶嚶作小兒啼衆匿笑爲之整粧事畢自去
繡自是在生室中日爲生繕衣履主裂殮淪茗煮酒迄無倦容
暇則掘土和泥學爲兒戲絕不類閨閣成人其所作多玩器瓶
彝樽鼎巧擅人工亦未卜其所用生並不詰誦讀如常而自與
繡處雖盛暑未嘗露臂相對如賓繡亦如之夜即共臥一榻而

東西異向恒虛其中如是者數夕未及於私生固寒士家惟寡
嫂因僦居於外旬日一歸省視出卽遭友於途詢生近業生遽
曰兄宜爲我賀學有長進邇來又悟得夫婦也一句意義友驚
問之歷歷敷陳不少諱友素與人忠亟曰此係見狐能爲人禍
者君宜速避之生猶未達惟應曰諾遂不復往嫂處過歸寺中
入室卽謂繡曰友言婦爲見狐其信乎繡炯炯相視無一言生
取書証之至鬼神無形與牒大恚曰友誤我此固有形與牒者
又讀至狐狸食之益恚曰友欺我此固不能啖人者因不復信
友與繡處如故乃自此友皆與聞相約偕來以覘其異入所居
繡適不在因以詰生生又詳言之友乃堅請一見生曰適往後
園移花少頃卽來矣未幾果至以紅巾醫首貯花于絳珊瑚兩

來衆睨之神仙中人也繡見客絕不驚避委花地上踞坐而以手植之旁若無人衆見其衣有縫其行有影且不匿跡銷聲亦不敢臆定爲異類坐談至夕繡亦不時入齋但不與客交言中饋之事固其所司也客去而兩人相歡仍如往日友有善謔者一日謂生曰兄與尊嫂處亦同衾處否答曰未也友笑曰奚爲不同生曰予讀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席且不同况衾乎友輒然曰嘻君誤矣夫婦非男女比也詩不云乎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同衾胡爲怨其獨且耶生即莊容謝曰謹受教歸而謀諸婦曰友令我與子同衾子其勿辭繡亦無難色第詢曰書有之乎生曰書不旨而詩則有之盡信書固不若信詩也是夕遂合被而寢而衣纓各未去身轉側殊多不便生晨起卽詣友處相

告曰過聽子言使我永夕不能寐友詢之以狀對友又笑曰同衾而不去衣猶異衾耳子焉能寐生駭然曰衣可去乎何居乎未之前聞也友因紿之曰子不善讀書宜其愚也孟子曰爾爲爾我爲我袒褐裸裎於我側故由由然與之偕袒褐等字皆去衣之謂不如是寧能由由偕寐乎生亦笑曰審是則雖字與焉能句皆衍文耶友亦忍笑答之曰是矣生遂深信不疑適遇他事歸已昏瞑不及閱書又謀諸繡曰友令我去衣與子同衾其可乎繡始有難色又詢以書言若何生歎曰讀書而不明句讀從前皆浪擲居諸微友言吾不知也乃強繡盡解其衣登床覆衾而寐膩肌交擁神魂蕩然遂熟睡遲旦明日遇友卽謝曰君言不誣黑甜鄉千旣近之矣友曰恐子未近溫柔鄉也生復訝

曰溫柔鄉猶有異乎友乃緬陳居室之道生聞之津津入耳惟
曰夫婦大倫若此者無乃褻甚友笑曰君又未讀易矣大傳有
云夫婦媾精兒女化生不然子之先祀且幾斬生懼然揖曰僕
甚愚見不及此非僕也敢專承之其自祖父以上咸承吾友之
賜嘗訖茫然歸友又爲之絕倒生入寺天猶未夕卽又謀之
婦使共寢繻曰豈可寐乎生曰晝眠夕寐眠與寐同也繻從之
生如友教甫一合而繻卽呻吟欲起奔避曰君今者殊不懷好
意予不再與夫處矣生又堅持之繻不勝其創泫然淚下生素
未覩此狀悱惻不忍力少繼而繻逸生裸逐之倏忽不見方呆
立而他友適來見卽大笑曰是何形狀生正色答曰予欲與婦
媾精以延先人一脈此亦倫常中要務君何哂爲友不禁鼓掌

強之入室俟其衣而後坐談既晦乃去生既失婦不勝懊悶比
及漏下前之衆婦復來擁繡入門笑曰苦我家妮子情實不甘
生朗然應曰昔未婦子汝爲政今已婦子我爲政不甘將如何
婦皆喜曰痴兒亦甚強項乃並力納繡於榻顧謂生曰逋逃者
既已還君再遁勿十問也釋手而退生闔戶解衣欲與繡狎繡
退卻不敢復近生強之鵲血啼紅倍極呻楚迫至芙蓉露下夫
婦俱有味乎其中生乃怡然曰予今日乃識此真樂自是無虛
夕繡亦漸入佳境不再如向之推拒矣生既與繡爲歡自謂佳
趣遇人輒道之聞者皆目笑偶詣嫂處言之綦詳嫂之兄適在
座艷然色變曰是何言也生笑曰事無不可對人言豈嫂獨不
可談耶竟恬然不以爲怪後因繡有娠謀徙於家繡令生盡將

所作者移歸嫂見之大驚曰子家宛若富具乃如是之豐繡亦不慙嬉戲如故而事嫂維謹明年繡舉一子家益赤貧繡命生以泥器如市索價甚昂嫂又以為病狂生至暮竟携千金以歸而貨猶未售其半始大驚視之乃古銅也嫂由是奇繡而生與婦亦不再痴連舉三雄家益巨富處五年繡忽辭去曰夙緣已滿當別矣生驚詢其故答曰妾非人實鬼也生前以痴故見棄於人鬱鬱以死賴諸姊妹以術授子漸覺聰穎而痴情猶未盡絕因以冥數與君配合今將轉輪往生富貴家望君勿以妾為念生詰其何所俯而不答顰眉曰再來人似不必相識輾轉而歿化為淡烟以逝生思之不置乃以三子屬其嫂邀於湖湘間不復言娶究不知為繡作合者為鬼為狐每以未及問繡為憾

外史氏曰癡者天全以其痴絕無所欲也故雖醜質當前淫妖觸目而彼無見無聞具此質地可以仙可以佛並可以聖賢所全不亦大哉乃自燕朋失志導以情關後遂不能復痴如此之友最能壞人心術切宜遠之在人以爲救痴之藥石予以爲禍生之疾疾良不可不辯

隨園老人曰刻畫痴狀筆筆如生而一管寫二痴人尤擅絕技吾每望而畏之

田一桂

田一桂大梁人父爲洛中陶朱至一桂始中衰然攜擁萬金之產里中單寒之族莫敢望一桂幼失所怙惟母在爲聘於同邑巨家岳廬姓女名四娘天姿綽約人也一桂年十七卽行親迎

四娘色既殊尤兼饒機智當新婚之夕即心竊計曰富室之兒
驕傲性成非有以縛束之少縱卽逝矣於是溫柔旖旎之中別
寓隄防稜角之意拒之而不峻拒予之而不輕予覩觀之餘微
加以色笑柔順之內隱示以端嚴而或推或挽忽送忽迎女兒
情性令人不可捉摸只此一夕丈夫之氣既奪已三朝廟見婉
婉倍於尋常且善窺姑意候其喜怒察其心情視寒煖潔飲食
孝婦之名以著又善處戚族間無纖毫失禮人因賀一桂爲得
賢助獨是當閨帷之地操縱良多自花燭以後晝遇一桂從不
以笑語相通行必異路居必異席若反目者然及夫寢門已閉
一室燕私一桂骨或涉邪則必正色規戒責其輕浮甚至泣下
沾襟自嗟薄命抑且裳衣無自解之時粉澤無輕沾之日在席

甫就笑面卽無衾枕雖同羞容時有較之結褵之始殆有甚焉
至一桂絕望欲寢則又絮談家事故攪其眠展轉腰肢陰破其
唾洎乎蝶夢難成花枝欲戲又必強而後可而纏綿之下倍極
綢繆柳旣宛轉迴風雲更低徊戀雨一顰一笑盡態極妍使一
桂得之不易舍之實難其顛倒于情中不可言喻四娘又善於
修飾每以晨省爲名盥濯絕早恒呼一桂與之偕旣起令坐於
側觀其梳裹間或使之掠鬢或役之簪花雖不必代畫眉嫵而
朱粉之濃淡釵釧之高低無不舍笑與商及昏復如之益窮艷
冶髻則散挽濃雲更添膏澤容則淺勻膩玉另染鉛華雖不副
簪六珈從未慵粧草草至此必命一桂捧鏡於前已乃徘徊顧
影值深宵密室之中當銀錯金釭之側見此麗人遇此韻事卽

以宋廣平當之鐵石心未能不動況一桂乎以故房帷之愛惟恐不深積漸而尾大不掉四娘之威乃日肆初一桂之迎娶也契友祝希年曾戒之曰婦人女子所以挾制其夫者以色故也君少年不免好色但莊以泄之正以率之可以無患若狎昵無忌則婦綱將倒置矣一桂不能從彌月後以事觸怒四娘面有爪痕祝見之即笑曰好色者果不免此向從子言何至於是一桂殊不介意歸且以之語四娘四娘甚悲適祝來過訪一桂呼茶四娘以飴和椒塗其錢使婢餽容祝不知徑啜之吻若膠黏且麻不可耐及視其器始悟四娘怪其言將使學周廟金人三緘其口耳大笑而去後亦不再嘵嘵未幾一桂之母卒四娘執喪既畢乃自言曰吾無蒸梨之小過渠即欲出之無名矣由是

益橫一日以烹調失節遷怒一桂突以羹桃擲之曰田舍郎乃以草具食我佳人耶一桂幸未被傷嗣是庖人之職恒親臨之而稍有不潔不甘四娘輒取以飼犬兼碎其盛且自此四娘之室數夕不容貯臥矣一桂甚懼惴惴焉惟慮或櫻其怒然遇脫輻之頃猶常反唇相詆未遽至俯首帖耳也四娘每不平以爲籠絡未至復偕端與之爭自茲竟不再與言及夕亦納之不至如前之閉門一桂心竊喜及入室中早已別設一榻以朱繩界之徧懸和鸞一觸之即洋洋盈耳復命婢值宿廊廡有聲則告警不言則答婢亦莫敢不承四娘旣安置一桂訖乃自明燭晚粧倍加塗澤膏蘭之氣盈室襲人及寢復較前放曠蓮花換瓣不必燈昏玉樹流輝何須月皎繡帶有親鬆之日錦衾有綏覆

之時此皆數年伉儷未經閱歷者一旦遇之當亦情不自禁無如鴛鴦枕畔白刃雙橫凜不可犯四娘又怒目言曰子旣拚此弱質倘無恥者鑽穴踰牆縱不戕其生命亦必殘其肌膚誓不再與薄倖兒同眠此榻一柱備聞其言不禁恇怯雖搖目蕩心無敢忘動隨分獨眠轉側未安四娘忽若驚覺伏枕徧觀曰鈴似有故予不可疎於防閑竟不索衣而起繞室巡行其所以射入臥者之目而隱以動之者當非一肌一容已一桂果大動亟起而就之視其腕則森森霜鏹猶然在握遂懼不能復前旣而見其復臥且嘆曰遭際狂夫使我心恫不然值此良宵斯時可以同夢矣言已似有欬嗽之聲一桂因以怨艾反不咎四娘而自咎無何夜風入牖鐸韻微敲戶外卽羣呼曰室中有寇一桂

亦不覺失笑四娘仍前周視良久始眠又戒羣婢曰人行則鈴必大震小警固不必告也但宜醒睡勿偷安犯之撻無算婢皆敬諾四娘徑滅燭熟寐蓋料其夫無斬關之勇也如是三夕一桂不能復耐俟其巡視卽長跪于關中哀懇曰予知罪矣盜貫我使得同衾乎四娘弗之顧一桂俯伏不起詞益卑漸至於流涕四娘稔其誠服乃數之曰若以男子而凌虐一女流曷能與若抗衡也如欲復合非從予三事不可一桂請其說四娘曰予性不耐繁言但能無動手無動足且無動口而已予豈多求耶一桂究不能解四娘始爲剖晰曰若夙昔亦旣帖伏獨恨若怒卽弗恤耳嗣後小杖則受大杖弗走無挽戈奪戟之心呼之卽前麾之不退無突圍破陣之念至于齒牙之際爲害無多唾面

可以自乾惡聲不容或反果能就藥如斯且老死而後已予當
不念前愆收若同榻否則此生不必奢望一桂唯唯受命堅以
自矢四娘乃語婢使退盡撒其懸引一桂與同寢處是夜極意
款洽一桂樂甚譬之枋腹之夫忽遇屠門大嚼噉爾蹴爾又何
能不受不屑哉自此奉法惟謹小有所犯四娘卽呼婢笞之固
強忍不嘶也四娘或加意辱之亦跣步弗移也呼之爲牛不敢
應之以馬醫之終日不敢覆之片言而巾幘之勢益張衣冠之
氣盡短其流極不可問矣一夕四娘以事怒一婢縛之于檻以
雄狸寘其檻中而痛毆此狸狸怒以爪傷婢股間及私處幾無
完膚血流至足褶袴盡殷婢號呼惟求速死一桂不忍從旁解
以婉言四娘益忿遽殺此婢之視醫于一桂之首狼籍面目餘

血沾濡一桂弗能堪究不敢與較亦含笑受之翌日出遇其從弟憤訴之弟因戲曰嫫之性淫兄必欲報復之必也枕席而後可一桂遂赧然不語四娘聞之輒笑曰我固水也阿奴火攻真出下策矣是夕仍與一桂異榻防禦如前已亦不再粧飾洗粉灑朱儼如嫫婦及臥恒以線密縫其衣至旦而後去之且曰渠敢輕覷我我豈若渠家小娘子終夜而無繫足者守貞經月一桂不能近身而又密于防閑盡禁遠遊夜慮潛遁一桂遂大窘托故少出又以告弟弟赧然曰兄無深慮待弟親往說之徑詣嫫處見四娘卽太息俄又長笑四娘喻其意徃問之曰叔何前悲而後愉也叔曰予聞兄嫫異處宗親將斲心是以悲詰曰然則何爲而笑乎叔曰予不揣欲爲晉兄置妾而虞阿嫫弗容今

嫂既不再當夕可以成吾之志能無喜也四娘忽笑謝曰得叔如此田氏之幸也但宜早爲之阿兄急不能待矣言已經以他事相語色甚温和弟退而大悅即言于兄且以重金爲覓妾旬日得之一桂初猶首鼠四娘反正言從憑以勸其成及迎妾入門四娘忽覲粧受禮堅令侍坐于旁一桂諦觀其新孔嘉究遜其舊遠甚獨值飢渴之餘顧不可望而思隴得之亦甚欣慰乃四娘親起引妾入室使更衣周身皆易以新者衾褥嶄然即命同居於內寢不以側室相處一桂不可則曰予以退閒明日即以家政相屬使即居此容予長齋繡佛亦人生一大快事若不必故爲撝謙一桂雖疑之而得其洗心綢道亦如去背上之芒遂溫語數四四娘曰子倦矣若不必在此絮絮徑起下帷解衣

安寢而故留燭不熄以俟其至夜未半一桂果來蓋艱難納妾如獲百朋及緩其衣扣氣味如鮑魚之腥而下體尤甚既不可堪比入衾稠又復如是一桂不禁欲嘔亦不及詢妾裸體而奔室內別無床因就四娘而獨處其醜也披帷伺之鼻息宛然亟啓其衾而入覺溫香如熏蘭屬撫其體又柔膩絕無寸絲情不能禁將潛狎之娘狎暝若驚潛大詫曰子有利劍賊何膽巨如此一桂因白曰予四娘笑曰若何無厭至是豈新花向爾又肯覓此枯枝耶殊令人莫解一桂乃以實告四娘曰子旣微聞之但思熏以百合蟻螂亦或可抱耳微哂而罷亦不甚拒第一桂欲爲歡則辭曰予以淫爲人譏萬不敢再爾邪念暮夜倉卒容若半榻亦過矣他事決難奉命一桂不從以力相強四娘始容

納之而久別新婚不獨一桂醉心四娘亦情蕩惟所納之妾握此長宵亦覺床榻有穢氣知爲正室所算垂泣而已無敢言也晨起一桂欲遣妾四娘止之曰如斯穢物烏能別嫁將凍餒死矣子家猶或可容耳因視其華衣命主滌廁之事少憫卽以鞭扑隨之妾遂無復人面四娘與一桂歡好如初而法之峻厲猶昔一桂失新猶幸得舊亦以天命自安數日後弟來省兄嫂一桂適他出四娘與叔語偶詢及於妾四娘卽給之曰承叔作合新人頗得意但思家不置須叔一臨慰之叔信之應曰諾有頃叔歸四娘隨以黠婢誑指曰此卽如君之室也叔乃頓憶嫂言命婢導以入中甚黑暗忽有婦人自內出面目黧黑衣更藍縷視之卽兄所納之妾駭而致詢妾未及答四娘俄自外掩入置

叔曰若以淫謗我若何盜兄之妾耶叔大慙超出四娘遂毒毆其妾使招姦狀妾不能支竟認服一桂返四娘以爲言且命妾證之一桂怒竟絕其弟妾亦轉售於人以是知四娘之留妾正所以魚肉其叔也明年四娘忽抱恙在苒床褥竟以不起而值屬纊之時猶力疾自起對鏡一桂在旁偶不謹卽以鏡投之呼曰天乎不仁何死我四娘使懦男子得志也言未及終嘔血升餘而卒亡年祇二十有六焉婢媼之畏威者甫敢言其隱事蓋四娘賜妾衣衾皆以魚腥曝乾爲細屑散置綿中而錦繡襦袴倍加增益侍者皆見其製作第不敢告人耳一桂旣釋重負旋即續膠亦里中巨家女貌旣遠遜悍又同然一桂習於懼又懦不能爭亦鬱鬱而死希年之婢實出於田每舉其槩以告主希

年又曾分杯羹知之最切以故里人哄傳其詳如此噫四娘其女中操莽乎何弄夫於股掌之上而不可測度也

外史氏曰天下好內之人未有不懼內者維其好之故人得以中之也漢成不納歌者何以燕啄皇孫唐高不嬖才人何以武穆李祚以天子之威不能行於宮闈要皆好之一念致之耳況夫人生授室非當情實初開卽值寒窓久寡其欲之也汲汲矣故其始也寤寐反側其旣也琴瑟鼓鐘由是婦不必才而以爲才婦不必美而以爲美卽以孟光道韞語之彼固笑而未信焉旣寵而未能不驕旣愛而未能不縱婦必以敵體爲詞夫又以如賓可法其初小有言隱忍受之其後大無禮度量包之而獅子之吼可試牝鷄之晨無妨已時或難

堪於衆矚之地有觸於羞惡之心未嘗不忿而思逞少戢其
咆哮之威無如婦怨已深夫情已動黃昏人靜難當粉界啼
痕黑夜燈殘詎敵簧生巧舌於斯時也男兒之剛腸已輒能
不折五斗之腰女子之怨氣頻添定使屈千金之膝已而嬌
嗔少減被底猶待割雞盛怒已迴枕邊尙須飲血諺曰夫婦
之恨不隔宿非婦之無恨也實夫之不故恨也其險阻艱難
有如此者其孰敢輕於嘗試也哉是以訶責擯斥不甘於父
兄師長者獨忿於室內之佳人姍笑怒罵姑聽諸鄉黨州閭
者專媚此閨中之少婦苟具肺肝何以至是原其弊惟好之
深故愛之切愛之切故懼之也亦深不必玉輶香溫惟慮迷
桃源之路不必花愁柳怨祇憂閉月夜之門加以小信小忠

卿獨憐我更有挾賢挾貴我敢違卿迨至理繡窓前小試煖
盤之毒手漸且合歡床上痛遭鬼母之沉椎麟夢無徵庭堅
不祀螽斯有詠周姥羞聞全軍旣已盡覆捲土詎敢重來然
使才美盡如四娘懼之猶可解也獨奈何遠遜四娘者而亦
愛之如一桂懼之如一桂也耶

瀋陽女子

瀋陽一女子年甫及笄貌美而見祟於狐樹其精氣日漸羸危
父母甚憂之郡中有趙三公精於驅邪之術自言得之仙傳其
法以銀鍼五枚以次刺病者手爪甫及其拇怪即哀號求生與
之約而後縱之無敢再犯疾亦尋愈趙故世家子且樂於爲人
療治絲粒無所取行之有年人益重而趨之女父耳其名亦卑

禮延之至家乃趙未入室怪即附女體言笑自若謂人曰久聞趙三爺今日姑面試之趙聞而素排闥直入曰死老魅既知趙某當速避女作狐言曰敬來觀君絕技何避爲趙益怒曾詢家人知怪之來與女稱姊妹驗其爲雌遽出針刺女右手貫其一指血出如濡女猶呻吟而笑曰技止此乎余固無恙也趙愕然知其非常復貫其二女色變似不能堪而盛氣猶未相下趙又取針將貫其三不禁大嗥曰子與若無怨今何故欲斃予命趙笑曰若既惜命何祟人不顧而針猶未貫革女即宛轉哀鳴曰子不敢矣趙曰不敢當去女敬諾趙令設誓始去其針室中猶聞狐語曰可惜可惜徑去女亦仆趙語女父使延醫療以藥餌已遂踰年女既痊可趙有子未婚徧閱都城無一當意者因

於病室見女以爲佳婦乃倩冰焉女父銜其舊德欣然許諾親
迎成禮伉儷甚歡翁姑亦甚愉悅未及旬日女疾又作且發狂
倍於曩昔嚙趙子肌無完膚趙適他往家人莫可如何乃閉諸
其室及趙歸聞而笑曰日爲人驅賊今賊反入吾室矣亟往治
之女見趙怒目如炬嫚罵曰死老畜若遣我去乃以女歸汝家
耶子情實不甘縱死不容汝得婦趙頗內慙乃溫言遣之曰汝
有誓在口血未乾何自背之女慙跳如故且醜詆曰汝欲去釜
底燼餘耳不然天下多女子何獨屬意於若人趙因大悲治之
以術女三指血殷臂猶不輟趙忿然作色取針刺其無名指女
方斂戢曰子知汝矣幸宥我趙思怪絕悍且患在室中必煎滅
而後已遂叱曰汝反覆無信今日決路汝命不少貸女百口求

生嬰嚶惟呼趙三爺誓不再犯趙毅然弗恤又以針貫其五女髮盡上豎張目直視大詬曰五百年基業壞於崇朝趙三真狠心哉然爲鬼亦不容汝言訖三踊而踏趙亟命人索之得牝狐於積薪之處巨如初生之犢毛已蒼黑針在其右爪口吻盡赤而死矣趙令視其革以藥醫女女乃復初第趙自行法以來未嘗殺一物今以子婦故而斃此孤心實悞悞未幾遂病漸無起色狐又不時來牖外涕泣而詈作鬼聲向趙索命家人恐怖不敢宵行趙愈危狐亦愈縱室中財賄無故自亡筒內裳衣無故自燬延及於所藏券契槩成煨燼若以馮驩自居者而狐旣爲鬼鬼又爲狐趙術亦窮於所試矣無何趙卒又崇其子子亦亡家緣日以消耗熒熒姑媳至今猶存則已貧無卓錫之地人每

述而歎息之

外史氏曰趙不爲子納婦狐必不敢復逞妖由人興實由心生也以公始以私終而又恃法以祛之狐不死固不甘心狐卽死竊所嘆曰哉泊然寡營肺歛鬼伏又何畏乎如鬼之狐更何思夫死狐之鬼

晉陽生

晉陽生者其始非卽晉陽人也乃翁宦遊於太原納妾得子取古人以地命名之意而字之曰晉陽生生旣生於晉育於晉飲晉之泉食晉之粟粹音笑貌遂無一非晉卽晉人亦或忘其非晉矣年甫十二而父歿以末秋且薄於宦囊遂不能歸因家於晉之榆次而寄籍焉生性佻達不嗜書及長輒出與無賴游母

不能禁乃出私蓄百金使販於他省命之曰汝父官位雖卑亦
宦也汝今弱冠未授有室余心竊憂之第我異鄉人此數恐不
能得婦今以與兒權其子母如賈三倍可亟歸爲汝納聘不然
將餓此一世矣兒宜好爲之言已爲之治裝遣之行生承母命
欣然發軔里人有顧二者舊曾貿易於京因與偕往生意在得
婦每事歛束無少縱顧怪之叩曰若素豪爽今何拘拘若守財
虜豈真以慈命爲重耶生覲然答曰否否子母將以此金爲余
娶婦而慮其不敷故遺予賈以勸好事若出而浪費致少贏餘
則寒窓之窶將不止於十年吾故慎之顧旣得其詳陡生狡計
乃撫掌笑曰迂者子也吾未聞臨渴掘井而能速飲者以子之
年正當撫而有室今乃長途跋涉冀得蠅頭以圖鴛侶子恐元

霜未搗滯鬢將星老去劉郎誰能以桃花付汝乎生瞿然亟請其說顧曰子以微金往謀重利縱使糴賤販貴不過什一而止耳若欲倍之必俟十稔而後可子能待之乎生矍鑿曰不能子將何以教我顧曰子之志在伉儷原無望作富家翁何爲徒取勞瘁距此數日程其地爲清風店實多佳麗且娶一婦祇需數十金衣飾一帷子命子至彼處擇其可者而聘之婚而後歸儼有家室不愈於長途之役役耶生信其言乃大喜曰早我十年婚嫁者吾子也若從母言幾誤子事遂益與顧謀終日津津不離齒頰非姻事弗言比至其地顧止生於傳舍不令窺戶已乃與熟識者聚飲於市日哺始反命報生曰事諧矣某家有女色絕麗子洵所親與其父母言約以六十金爲聘釵釧衣裙廿數

在外以子年客卽贅於其家彌月後偕返故里敬俟吾子金諾
佳期當訂在明宵生喜甚亟起拜謝如其數以予之惟求一面
以安寸心顧怫然曰誰家閨閣竟使路人輕窺哉予以麗人許
兄豈其相誑者生遂不復言顧懷金去有頃引一人來年甫成
童貌極狡好云是若人之弟生熟觀之心神飛越與之歡然講
禮訂約而別顧笑謂生曰摩厲以須其姊之美尤遠勝其弟也
生益信之再拜而謝翌日顧又令生出數金爲市衾褥斬然一
新生之所存遂十無其一矣至夕顧先以臥具往然後引生同
行旣至視之屋宇低矮而修整異常生旣初涉江湖絕不知其
爲狎邪處入門卽有翁媼承遞呼生爲貴客而不以壻稱生以
其土俗不之疑欲執子壻禮翁媼皆固辭延入室中酒馔羅案

顧少坐卽行謂生曰明晨敬來扶頭今夕尙未敢相溷生亦不
解所云挽留弗往歸卽束裝乘夕北遁杳不知其所之矣生送
顧反室翁媼亦避去旋有藥婦人祕服靚妝年可二旬餘掩笑
自外入生以爲妻之姑姊揖遜而後坐婦獻酬自若狂瀉不類
良家生始疑酒酣婦以美目盼生備極狎昵生對之反覺汗顏
呆坐如木鷄婦遂時時竊笑已而漏下三鼓婦不言歸生漸不
能耐遽起曰翁媼安在敢請新娘子卽此合歡婦笑曰家無姊
妹卽妾是已郎猶未知耶生驚愕曰若一婦人齒且長烏足以
當此婦曰章臺之柳適興爲佳君何過於苛求生大恚曰予以
八十金娶婦不可以此言相戲婦亦正色曰闕金五星尙在子
袖君何以此言誣我生始悟其落局厲呼翁媼寂無應者婦乃

笑曰郎母躁事或有由此地南北通衢如妾等錢樹子不可枚舉今晨君友辱臨言君客途寂寞無以爲歡命妾相伴一宵明早卽行從無婚媾之約况妾自有夫又誰敢以綠巾移贈哉生又問翁媼何人婦曰皆君友姊來承應者君友旣去渠亦潛歸實不知其焉往生益驚不再詢婦隻身而奔及歸旅邸視之室中一空顧不見再趨婦所門已下鍵不獨美人化爲彩雲并已之衾枕餘費俱已携歸別岫矣生乃大恚而諸人姓名舉所未悉因思顧必赴京盜躡其蹤追襲之庶得而甘心焉於是奮不顧身宵行十數里天已遠曙倦極小憩道旁忽見一蹇叟襍被蹠蹠而來瞥觀生貌若甚驚異者遽顧之言曰不肖子乃竟在此耶生聞之怒甚將飽以老拳而念其毫不忍發惟瞠目注之

叟操西音曰汝之橫逆猶昔耶雖然予之賜幾爲汝斷矣爾已泣下坐覺有異遂僞爲悚懼拱立不言叟又嫚罵曰畜產無須喬致可從予赴省代紀肆務明歲與汝偕歸生審爲誤認乃委蛇從之故爲追悔之狀代叟控衛徐步而前叟心悅於路絮談家政囁囁若父子生本晉音叟故不疑而生遂謂他人父矣迨至保定止於北門之錢肆生於此已得其詳蓋叟亦顧姓世爲平陽富家生子游蕩屢戒不悛父逐之於外三易春秋思之綦切而竟弗歸前遭生於途耳目口鼻無一不酷肖亡人遂目爲己子而復收之携歸肆中寢食與共生亦狡獪更迴機附合之遂無人識爲宅姓子居半載叟得家郵讀之色甚不平閱日呼生至寢室與以三百金語之曰汝岳近有信來言汝數年不復

將以女他適汝今可亟歸以金與汝毋畢汝姻事俟明春再來
經理吾視汝醇謹勝前慎勿再萌故態則家門之厚幸也嘗訖
又出寸函曰榆次有汝從兄行二名某者嚮因汝浪遊族中公
議以渠承嗣今汝旣在膝下可以此書覆之亦係要務汝勿憚
於馳驅生一一領諾聆其從兄之名實卽所偕之巖二私心竊
喜又兩日辭叟啓行卽策叟之前驢仍就故道途次自計欲歸
叟家而不捨在金且慮春光或洩勢難存身因決意旋里行及
邑境距家僅百里兩驟驢不得前乃止於郵舍主人出見客衣
冠樸實面有怒容及與生爲禮又極盡東道情生心惑之主人
辭入卽聞閨中詢言曰渠旣薄行今得此人盡可夫也有問主
人復出謂生曰聆君土音實吾桑梓似此青年曾諧鳳卜否生

不欲詣平陽因答以無主人大悅曰婿在是矣亟入以一襲出啓之衣雖韋布皆新製甫成者主人言曰家有息女貌頗不陋欲以待奉巾櫛幸勿峻拒生驚喜出意外略爲推遜遂以婿禮見翁主人曰本宜少緩俟擇吉期但爲匪人所紿嘉禮需遲至今貽笑鄉里心所不甘請卽以今夕成好合遂以衣衣婿生亦不辭主人又馳召戚族徧邀鄉黨鼓樂旋集花燭頓興生恍惚如夢而究不得其所以見字之由比入青廬女有殊色而齒微長於生及夜定情兩相歡洽女忽長歎謂生曰予不意失願而又得願也時生猶冒叟姓女固云然生正懷疑因詰之女曰妾自彌歲已許字君之同姓行二者其人久出爲商前歲一歸又不完娶父促之願反怨恨客夕有書來言將在京娶婦徑絕妾

婚父甚怒適有辱臨遂毅然成此好事豈非天哉生遽叩願居
址又叩前所偕者乃慨然曰冥漠中良有鬼神耶何不爽之若
是也女亦驚詢之生以實告遂相對歎惋不已由是琴瑟甚調
彌月後女請於父母從生歸拜姑嬾皆許之生遂以驢載妻而
自徒步以控之不一日徑抵其家率妻見母舉室皆驚生乃歷
述所遭無不額手稱慶女事姑以孝處室以和且善自塗澤年
雖長而罔覺其長生又以叟書致顧家大失所望後三年生以
事至太原遇顧于稠人中見生負慙卽欲避去生呼而止之曰
顧二兄別來無恙何遂無故人情耶顧不得已與生見謝其欺
罔之罪生握手大笑曰兩憾俱有人代平吾于君復何尤顧驚
詰其故生借市肆與之言悉陳顧末顧面赤汗淫良久歎曰蒼

蒼者誠不可欺因言其季父某買子保定有子失而復得不謂
卽君也客歲又寓書來言逋者仍逋且以重金潛逃因以此致
疾而死繼本讎子爲繼及得弟遂毀成言今歲叔亡子適出外
乃以遠族承其祀此中殆有天意焉叔所遺簿籍有云白金三
百與子顧某君之所得其卽是歟曩不識我負者叔償今又知
子棄者子取矣生因爲之鼓掌旣而念叟之恩不覺流涕乃與
顧約事畢迂道過平陽哭拜於其塚并謁顧媼以母事之家人
環矚儼一顧叟之子也及歸生又強顧至家粧囊出見顧大慙
遁去生自是折節讀書後以選拔佐某縣夫婦竟以稀壽偕老
外史氏曰顧之施不奇而生之報則奇然亦天實爲之非人
之所能及也向使以生見欺遽歸所損不過百金而宵人終

不免得志今竟以此報復使知失金得金失婦得婦而金卽
顧之金婦卽顧之婦有不爽然自失者哉而局詐之風其亦
可以少息矣亦以見天之報施正自不爽

春雲

沔陽之北有畢應霖者少失怙恃依其叔居其性敏捷不甚苦
讀而詞章詩賦綽有可觀人以爲種靈使然某年季秋與人遊
菊圃衆皆對花命酒惟畢素戒于天乃設竹爐於花深處探其
落英和以芥片坐而品之一時茶香花氣別具會心醉翁故不
及知也畢正流覽未已吟興欲發忽一人短筇扶體徐徐而來
迫視之眉霜鬢雪古朴衣冠隱然高年逸士知其非常人起立
拱俟曼笑謂畢曰衆人皆醉而獨醒耶君品必不俗乃以杖築

地曰龍鍾之人不能爲禮請復居聊當斑荆少領玉屑遂搥衣
先坐畢亦席地與談甫叩姓氏叟即笑曰雅人相值不宜絮絮
俗事鷄羣之鶴鳴必驚人幸即賜觀佳篇以洗老耳其他非所
願聞畢唯唯遜謝而值技癢之餘不容自秘因請命題叟指畦
邊二種目之曰此亦東籬之美人也菊詩之作代有名家恐易
落人窠臼如此香艷敢請各賦一律何如畢亦微笑曰翁之意
甚善但隱逸當前憐及脂粉究慮未能免俗乃吟西施菊曰不
共五湖遊偏逢三徑秋露凝歸浣洗烟籠捧心愁吳苑香何在
莊園艷獨留近來添傲骨無復舞腰柔又詠楊妃菊曰忽訪陶
彭澤因慙李謫仙亭中原殢酒籬畔且偷眠月映殘粧懶風迴
睡態偏倘逢新雨露絕似浴溫泉詩成叟大悅遽起以掌撲畢

肩曰真吾家快婿也言已忽不見畢大驚自謂遇鬼踉蹌而歸
茗椀茶鐺狼籍於地弗顧也衆方大嚼見其倉皇失措駭問之
喘汗以告衆竊笑而未信畢又自誦所作衆始悚然以爲地近
荒僻且懼且疑竟不及盡歆而散畢歸亦不敢言越數日畢之
姊忽病自鄰邑使人來告叔命畢往省之至姊家信宿淹留俟
姊小愈始得歸則已旬餘日矣及至家其叔適在堂上見卽訶
之曰牲畜少長便不由老夫作主婚嫁大事竟不以聞何復來
面我耶遽操巨杖從之畢驚而卻走其叔母自屏後出勸止之
畢乃匍匐請命叔猶悵悵恨怒詈不已叔母因語畢曰自汝出門
期逝不返汝叔頗疑之昨者薄暮有老嫗送新婦至家登堂展
拜予夫婦驚詢其由嫗自言陸姓其主翁居近邨悅汝聰穎以

女字汝成婚已旬日因汝思歸故先送新婦來汝懼叔責遲遲始至迫脅訖遂自去汝果今日還足徵不誣新婦已留于室中可證也畢愕然乃力爭之叔母卽呼曰若婿來矣春雲胡不見耶俄見一女子新粧炫目亦出自屏後匿笑含羞立於叔母座側畢脫之麗容稚齒玉潤花妍目中寶罕其匹心大動竊念事必有由若明言指証叔性素暴必拒絕而不容是自棄其佳偶也盜姑承之至夕研詰可知遂伏地自認曰誠有是事因翁命萬不獲辭不告之罪百口莫道惟叔念昔先人寬兒重責何敢置辯叔母乃大笑曰子固謂春雲不我欺也於是向叔關說叔宛忿怒命治東側數小屋析畢使居之徑擲杖於地拂袖而出畢不敢違命叔母又慫恿之令往蕪除閤時告竣畢遂偕新

婦移居東偏叔母又遣一媼一婢代供十指一切器具咸資焉
蓋春雲初至叔母甚愛之納爲己女故呼以名而勸其事殷殷
然不能已至暮又餽晚飧俟夫婦食訖婢媼乃告白而去旣夕
人定畢始詰女曰與若家素昧平生未稔宅第所向今忽矯稱
婚媾加我以不白之冤誠所不解女聞畢言赧然者久之徐曰
此大人之命妾實不能與知語已背燭而坐不復有言畢青年
未偶頗不能自制三問莫對不復詰徑強之就榻下帷歡好交
合之際流丹浹席則固處子也畢見女甚苦鑿柄乃戲曰豈有
花燭經旬而猶葳蕤未啓者足徵子之善誑矣女亦微笑而終
不肯言晨起開戶視院中什物堆積幾無隙地蓋卽女家贈嫁
者竟莫解其所自來畢以詢女仍不答唯指揮婢媼室中鋪設

一新凡叔母所賜者槩令璧還曰新婦家已自將來無重煩慈
顏憊憊也畢貪麝質且年少罔知畏忌反覺欣然獨其叔父母
深憂之疑爲妖異因走伴詣其姊家并就近郵偵訪姊家言畢
稽遲之故及攀留日期與畢初言昭合且近郵亦無陸姓富家
益大懼究亦無可如何居數日女白於畢將歸寧畢諾之兼欲
偕往女亦許之詰朝有肩輿二乘止於門前曰前郵陸翁來迎
春孃子並新郎君者幸卽行畢欲告其叔父母女力止乃各乘
一輿悄然命駕畢本思竊跡其異而輿中嚴密莫克闕觀不知
行幾里許似抵其處輿止而不前畢始攀帷瞻之則已嵯峨插
天巉巖俯地已息於萬山之中不禁大駭而諦觀之下鳥啼花
落林木蔚然又似別有佳境心甫少安及視翁之門第日蔽雲

連壯麗不可名狀女先降輿招畢同入畢趨起從之應門無丈
夫惟童子數人披髮垂髻年約舞象見女卽笑逆曰阿姊來矣
翁與諸姊皆凝望女令先入告乃與畢握腕徐行重門內外茂
樹千霄且蒨鬱日光莫入再進則疎竹倚牆幽蘭盈砌奇花數
百本概莫能舉其名人未至眠獮卽驚起隔花繞柳吠聲與鈴
韻相雜女因笑曰去幾何時狗子竟不我識耶及至廳廡翁早
扶杖出迎視其狀貌卽菊畦相遇之叟也被服赫奕迴殊矚昔
童子擁之降階且揖且笑曰吾家快婿果來乎老夫唯慮若不
至耳畢憶往事頓覺震悚勉以婿禮見然已踟躕不勝忽聞畫
屏之側嬌音羣噪似有人鼓掌曰姊昔謂市井小兒俗態可掬
今新婿竟如何耶言已一堂粲然畢頗有慚色矚之麗人四五

貌皆亞於女而妖冶過之。叟揖婿升階。且謝曰：「鄰家諸猶女阿雲之姊妹行也。素相嘲謔。幸勿怪。又此諸女曰嘉客初至而喧笑如斯。何不瀝之。其衆始歛容。擁女入內。叟與婿坐談。畢。視堂上金玉交輝。而布置亦絕閑雅。第懷疑懼。終不自安。叟乃自白曰：「若勿駭異。老夫實狐仙。居此千五百年矣。愛女擇婿。每難其人。遙望貴鄉。其氣森秀。應有吉士。生其間。敬往訪之。前見郎君。啜茗臨風。儼然芝蘭玉樹。翹然於荆棘之中。更聆瑤章字珠句玉。老夫心竊依慕。歸與阿雲謀。乃作狡獪。結此良姻。非有所禍於若也。語竟。又謝欺罔。叟雖鑿鑿剖陳。舉仍憂怖。於內因強起申謝。力求先歸。叟不懌。晒曰：「詎有遠謁泰山而無杯勺之敬者。曾次蘭蘭。過發諸女復出。叟一一指曰：「此爲豔雲。膩雲等皆吾

族也又指一人曰此名春柳本他族偏處於此今已拜于膝下
矣畢稍稍目之見其僞儻風流別具丰韻頗爲之意釋有頃諸
童供饌肴核雜陳叟親起觴壻畢以不能飲固辭乃命別設醴
酒使與雲階坐唯叟與席相酬諸女俱列坐於雲側粉香繚繞
口脂頻吹畢竟樂而忘返間與諸女角采爭勝觥籌相交竟罔
顧叟之在坐正嬉笑間似聞叟微嘆曰人不易知此亦俗不可
醫者也遽起入屏後不復終禮須臾盃盤狼籍女與艷雲等亦
先去畢不善飲雖薄醺早已沉醺輒與春柳互相嘲戲醉中見
其貌彌覺動人乃以言挑之笑而弗拒竊視諸童不在遂就堂
側合焉較春雲倍覺流動畢益迷惑柳因謂畢曰君固知渠爲
狐亦聞妾非其類但人與狐處不三月當有死道翁所言皆紿

君也君宜慎之畢本預懷首鼠聞柳言益大恐乃詰曰渠固狐
非其類者豈亦人耶柳曰然妾卽居此山下實人也因屢爲狐
祟勉從歡笑豈真螟蛉於此哉畢大喜謀與偕遁柳亦首肯遂
同起整衣相携潛出叟家寂無知者轉折而下約里許果至其
家茅屋數椽圍以短籬離遠遙叟之所居畢自樂之柳將命酒
畢辭以量遽展衾褥覓其餘歡乃畢自與柳交小腹隱痛若以
冰雪相沃初亦不以介意至是復作而因愛不能遽捨情事甫
閱覺冷逼丹田徑透臟腑遂昏然不復人世魂旣離舍纏綿如
絲彷彿聞柳笑曰妖婢不瘳竟能獨擅佳婿耶畢心甚銜之又
有頃火光大作震電有聲畢乃恍然若夢寤猶未欠伸耳畔似
有人嬌泣曰予引夫子至此非予死之而誰咎又有人嬌嘆曰

薄情郎固不足恤也細語嘈雜畢張目一視則春雲伏屍而啼
鬢雲等亦旋繞于側畢不覺心忤且四體裸然遂復抱慙閉目
女見其更生取衣與著因微含愠容微之曰君以妾爲異類不
念舊姻亦當別求新特何甘心與鬼爲媾中夜遁逃自蹈死地
今日非妾父子郎豈能生下此山乎畢益赧然衣訖自起微詣
柳之所在女指巖下白骨示之曰此卽君之可人也渠本故宋
時淮南一名妓因隨商人至此偶患心疾死卽棄葬於此嶺之
側歷年久遠精魄不消間出爲行旅患老父慮爲妾玷治之以
術渠乃極口求生父不忍命與妾鴈行朝夕相衣春柳之名亦
父之所字也昨夕嘉會本不宜令渠干預但念郎君高雅必不
見惑於淫妖故亦容之與席疇知竟爲所誘哉幸父上浼豐隆

擊破其塚更以丹藥活郎不然弗可生也已醫次畢視其骸體如雪益爲膽寒心悸因啓於女將復謁翁以酬德而謝過女搖腕曰翁謂郎有俗骨不欲再相見命妾伴君過歸勿致叔父母滋惑言未已前輿卽自來女與畢仍各乘之女忽顧謂衆雲曰妹等少俟姊當復來矣畢離間之猶不料其有歸心與行絕駛俄抵里門女又招畢同下把袂而泣曰郎自此旋歸父有嚴命不容再待裳衣矣幸自愛無庸念妾畢聞驚絕面無人色悲咽曰賴子復活方期相守白頭何忽生去志豈猶以前郊爲念耶女曰不然老父蠶桂之性在昔已然自生妾卽期以雅人相配前見君子一旦傾心故不惜百計營求成此好合不謂貪俄頃之歡拆百年之偶竟在此日也畢知不可挽復以言激之曰

如卿所論誠予自貽伊戚然必有風雅過我者翁故以此敗盟耳語未及終女早色變曰何來此薄倖之言豈反不諒妾乎妾雖迫於父命終身或可自主但自入君家人情詢詢怪異所可恃者唯君耳今君心又添疑塊不去將禍起于絳席矣前車可鑒君不覺惑於邪鬼之說耶畢語塞女又嘆曰天壤雖大半皆未有之王郎妾卽歸實無他志然以君之才貌雖具俗腸猶鍾秀氣不可謂非佳配今旣滅裂其命也夫乃留玉釧爲別兼脫珊瑚指環一雙曰以獻叔母見物庶幾相憶竟揮淚登輿去如飄風瞬息卽渺畢懊喪而返步及所居啓扇而入則室皆壁立不知所自來亦莫知所自往惟束古書數卷於案頭上黏錦箋一幅大書九字曰勸畢郎宜苦讀毋過俗畢因三嘆往告叔父

母反不爲畢弔而爲畢慶惟其叔母見環猶深思憶餘人莫不
色喜女之言良非無見也其叔亟爲議婚畢不願而力不獲辭
成婚之夕忽一急足踵門曰春孃子以一絨致耶啓讀之則七
言一絕其詩曰大雅從來絕世塵奈何相見卽相親知君俗骨
應難換莫對新人話舊人畢方忤怩旋失急足所在自此刻意
求雅談吐襟懷頓異故昔龔芝麓先生蓋嘗稱之

外史氏曰雅人深致近世頗難其人叟欲于立談間得之談
何容易也卽已輕擲其珠旌復亟懷其寶狐之行事究屬迂
疎况當履交錯又不閑之以體翁先自失雅道矣婿寧得有
雅士乎惟其女侃侃數語不第得婦之正抑且得雅之真

折獄

某進士少登黃甲年祇十八齡榜下即授某縣令雖 聖朝有心籲俊實重任不易仔肩封君某心竊憂之偕以之任簿書案牘靡不身親宰唯升座僉行而已暇更與之講求吏治指陳弊端封君固浙中宿儒兼工刀筆言之皆中肯綮宰本素慧亦積漸能通莅任周歲政聲大著自中丞以下舉不敢以年少輕之一日因公出郭適遇某大戶之喪執紼者約數百人幡幢鼓樂儀采甚都舊例吉兒大故雖上憲亦辟其途宰因止于道周以俟其進一時靈輻旣過其後有孝輿嬌泣嚶嚶固卽未亡人也忽值暴風素幃高揭婦之衣盡露於外則斬紵之下別有紅裳且色甚新艷宰瞥見之心頗疑訝因命役諮訪哭于輿者何人猶不意爲其室也反報則某監生新逝別無眷屬輿中人實惟

其妻宰乃大疑知必有異呼羣役使沮其行且命停櫬於某寺以候檢驗究亦不言其故乃亡者之戚族半係巨紳其次亦無白衣者聞之愕然亟面宰哀懇至再終不聽惟正色曰諸公與化者似非路人詎忍其死不以命如不從予相子審掛冠歸誓不再蒞是邑衆不得已姑聽之且私譏曰俟無實跡再當反唇看此乳臭官以何面目相見宰既力止其喪遄歸告父封君側首沉思曰汝能體察吾心甚快但係巨家非齊民不得玩視倘驗而無傷便難收拾必須先探本源得有確証然後一發破的欲明此事非予親行不可宰時已有成見竊謂不然且不欲勞父跽止之封君笑曰子雖未登仕版而爲民跋扈亦猶爲國馳驅非一家之私也汝何阻爲於是易裝爲卜人秘密出署瀕行

授宰以策且戒曰事涉閭閻勿以一衣之微而召禍也宰始悟
一一敬從翌日遂托疾不出視事諸紳聞而大槩謂宰以兒戲
阻喪旣而知悔因埋首衙齋不改孺子之故智乃故具公牘促
其出驗宰竟置若罔聞越數日又疊催之更冥然漠然有棺不
得葬有穴不得掩衆皆含憤不平卽署中吏役及里巷之人莫
不咎宰事聞太守不忍嚴檄姑先馳書切責欲其謝過於衆紳
宰不引咎惟稟覆云云以爲人命至重緩葬無妨願假旬日限
疾愈卽出相驗如不得其致死之由情甘伏此淹留之罪語直
而壯太守亦解其意而究以爲憂乃封君周行數日絕無人訟
某死之冤心亦志志一夕孤蹤郊外無所棲身因借中田之處
小憩旋有人來叱問之封君起與爲禮僞稱異鄉失足貨卜餉

口路暗不能前進者其人信之慨然留宿廬甚隘不足以容二人其人又田主雇傭爲之守望者亦不敢寐相與絮談以消長夜封君故有心諮詢不欲或遺一人微以言挑之曰今歲田禾如此脫遇賢長官百姓可以無憂其人忽嘆曰君勿言此使我心戚敝邑數年來頗遭悍吏之虐今邑侯年雖甚少獨能體恤小民昨入城市聞將不能久任後有來者恐未易克繼美政也封君聞之心喜又故詰之答曰聆君土音似與邑侯相近無敢洩封君佯答曰一貴一賤何論鄉情予謁之且若登天言亦何從洩乎其人乃曰我輩皆在草野言固無礙某太學者予之佃主也甚強壯聞其猝死心頗疑之及往職喪事詢其死由家人皆莫知惟一小童深知之私以告予則太學之妻夙與其內兄

有染內兄適斷絃思蹙其夫因以嫁之好事且將成不意爲邑侯所疑留屍候驗又不卽發族中覘其巨貲將靈起與邑侯爲難事果上聞欲不免官得乎對君聞至此不勝私幸又故爲咨嗟曰是真黎庶無福但邑侯此舉究亦不免孟浪其人大言曰君誤矣以予論之當斷而疑邑侯實屬畏葸若破棺出屍獨探隱處則秦鏡立照矣封君益固詰之其人耳語數四封君亦鼓掌而笑遂不再詢將晨作別卽行其人又叮囑勿言對君唯唯徑返內署時宰以父冒星霜又未快公務寢食俱廢對君一見卽笑曰痴兒欲作大好官何太癩生也因備告之宰得父指次口卽出堂延至旁午始簡精細件人隨往檢驗且囑曰子云視汝卽視之慎毋有悞件人領諾旣至諸紳咸在且不以笑面相

迎宰微哂曰予爲公家洩憤而反讐予豈金資不卽瓜分耶語中隱微衆皆色變宰坐後始命啓櫬屍已臭腐不可近其族多有泣下者則其怨宰可知宰亦弗恤惟聽仵人如法細檢迨至下部宰遽指曰視之仵人會意應手而出則銀針五寸血跡猶殷隱伏於厥具之內衆乃大譁靡不匍伏稱謝至親又號呼愬冤宰笑曰諸公何前倨而後卑幸無懸懸兇人予已得之矣因問某亦來否同聲以對果在衆中則其內兄也視其色如死灰衆始悟宰命役拘執卽起出寺且命殮屍候詳回署亟標一肉臂往逮此童與亡者之妻薄暮咸集宰乃當庭研訊先以嚴刑擬童童懼嚙吐其實蓋童故某之腹心薦於亡者以遂其私婦因與之同謀者也某日亡者飲於某家大醉而返童扶掖入室

婦卽命竄縛以革帶然後自將其視遽以針刺其具深入無遺
亡者醉不能支大吼而卒童與婦始緩其縛扶置榻上以暴疾
訃于人人固未及料焉童既繫繫供招某與婦遂皆伏罪宰大
笑命褫婦之麻衣紅裳宛在諸紳時萃訟庭罔不髮指宰又詰
婦則自其夫化後深慮不祥時時密著此裳於內亦不自解何
心豈非天譴宰更大怒立命笞之而後同械於獄具讞上詳大
吏皆喜將飛章薦揚宰嘆曰辛苦一官使老父心力俱瘁殊不
成人子卽日以養告歸奉父旋里今其人猶在故鄉年僅廿五
六而據事論斷老吏弗如他年重履琴堂又烏可限量耶

外史氏曰此婦必深諳銅人之法故以鍼奉其夫也第婦之
所悅者孰愈于此今乃去之而不惜豈以其疲憊不職因懸

鍼以懲之歟無如人琴俱亡婦亦隨殞曾不得與所歡者仍
效金鍼之暗度則謂賢宰官眼底紅雲直是閻摩王堂前孽
鏡當無不可

隨園老人曰老成持重年少聰察喬梓均可以傳

隔江樓

江南某縣有醫劉姓失其名居近江岸每赴病家診視獨棹一
葉之舟橫流北渡恒繫纜於隔江樓下習以爲常樓故某姓宅
後其家有女曰大姑此卽其粧樓也嗣因大姑緣忿自縊而死
其樓遂閉而不登劉亦有戒心不再泊於其地將數月矣一夕
留飲於病家酩酊而歸歸艇經由樓側望見江面月光晶瑩一
色不禁喜而長嘯俄聞樓上低呼曰劉先生暮夜始歸哉劉醉

中頓忘之仰睇樓上則大姑凭闌獨立風飄霧鬢綽約如生劉故數視其疾笑貌聲音無一不稔且見樓有燈光一時恍惚不復憶其旣死停舟問訊女以啜茗招之劉正需此遂舍水就陸緣梯而登女遜之入閨室中香奩器具陳設如昔少坐卽親獻茗瓊飲之芬馥異常劉甚悅女因啓曰兒家夙費清心時叨妙劑旣已沒齒不忘今因痞塊不消又成鬼病一死不堪再死敢煩良醫爲我療之劉欣然許諾而試挹其腕冷如冰忽焉記其亡化身在醉鄉竟不知懼惟詰曰人死矣何猶慮病乎女曰然鬼之病正無異於人之病第皆生前所積非由死後所染如妾以負氣投繯其氣究盤踞於胸卽其症也故雖以人醫鬼實屬以人治人語次切視已周劉爲立方因詢其中有藥乎答曰地

藏王廣施慈惠立局於枉死城今已千年矣於是坐而閒叙劉
談甚豪徧及九幽風景女一一敷陳多異於人世所傳劉忽戲
曰聞縊死鬼頗可畏怖今日見子何殊不然女正容答曰恩義
當前劣形何敢頓現劉弗信迫欲觀之女終不肯劉適吸烟在
口遽噴之且數噴之女不能耐呼曰迫妾驚君非妾之罪也語
未終鬼聲哀鳴劉視之髮披愁雲舌垂慘而帛上懸而腕下絕
目瞪睛突醜狀百端不覺驚倒於地而宿醒解矣足輟不能步
強起而奔暗中似有人掖之甫克下樓竟不及登舟臥於蘆花
深處昧爽始甦洵人操楫始得渡江而歸自此隔江樓下遂永
無問津者

外史氏曰鬼者積氣也宜乎生而氣鬱者死猶不免於病非

若瘡痍殘疾長逝者既捐其形夜臺必無呻吟之狀然則氣之爲患若此女雖數言不可喚醒一切哉

談易狐

天下學官率多寬廣所以安先師也陝省某郡廟倍宏敞其後有樓屋數楹棟接薨連非常壯麗有狐居之時時巡行殿廡朔望洒掃之人恒見其履迹咸以爲異其地初無書院太守某公始命諸生于習禮之暇就此講肄相俸構屋使居於櫺星門外以便修養亦崇儒之雅意也一日諸生會講經義列坐於奎樓下互相辨難惟至易理深微罕通輿旨相與攢眉者久之俄聞有人鼓掌笑衆驚顧則一杖者褐衣草服年近鰓鰌立於諸生坐後含笑謂曰諸君才質皆不凡惜生於邊地頗乏師傳欲

明周易何弗下詢衰朽衆大喜遜之中坐亦不辭卽舉諸生所
疑者一一剖析之莫不披發導竅且証以名家諸說滔滔如懸
河衆皆心折間有不平者又故以古今疑義與之相質翁復響
答如流始各肅然起敬願請受爲弟子翁微哂曰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徑起別去衆亦散歸已室自是數日輒一來衆又益之
搗謙翁甚悅悉心指授漸至晨夕與共矣年餘六爻十翼諸生
無弗通曉惟叩以他經則辭不敏偶遇諸生邀飲必欣然赴招
沉醺始返忽一夕月色甚佳賞心盡醉欲去衆力挽之良久始
得脫綏綏徑入殿後月下微露其尾衆大駭始悟其非人狐尙
不自覺明日復晤有尖嘴生請曰敢問小狐汽濟何謂也翁乃
大慙拂衣振杖而起曰鴟梟不可育育將啄其母睛其諸君子

之謂矣倏不見後遂不復來然而府庠諸生每遇學使者下車
易經一藝微奧宏深猶能冠河隴諸郡

外史氏曰易蘊至深宜聖嘗韋編三絕區區一狐何能竟通
大意要亦性靈不昧能窺天地間奧故能識性命精微蓋猶
修行家獨能悟黃庭南華諸至理也惜乎青衿挑達甫見其
尾而卽相向鼓唇以致易道有不東之歎

田再春

閩商田再春者濱死而復生因號以自警非其名也丙子仲秋
余遭之於逆旅爲竟夕之談自述其易名之由不少諱再春本
名某販於江湖孑然一身無妻孥亦無昆仲洒如也因以傳舍
爲居廬以舟車爲宅第往來水陸之區致貲鉅萬曾不一歸而

生性佻達貌復白晰所至恒多穴隙行且善房中術從不以涓滴與所歡人有勸之娶者輒笑曰子負人債多矣若計錙銖而償爲子妻者恐不任受也遂決意不復納室第其爲人輕財任俠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以故多得人歡心癸酉孟春商于吳郡適罹疾疫之災臥于市廩病甚危篤夢一皂衣人鬚毛如蝟狀若捕差以巨鍊繫之去飄然至一衙署巍赫異常初未疑爲陰司已而重門洞開遙見公座有紫衣官吏紛紛抱案牘從東西側門入未幾自內傳呼不知何語皂衣人遽牽再春如奔馬凡歷門限三重始達廳事左右視其鍊令跪於庭階竊睨堂上貴官十數皆側坐好醜不一中一道者冠雷巾衣電衣狀貌魁梧勢甚尊貴每一言則堂之上下皆聳然聽之廻視已後跪者已

數十人頗有熟識亦未敢遽通片語跪未久西向一貴人前
虎面命檢再春祿籍卽有吏以案進貴人覽之愕然曰是未合
絕因起白道者道者領之命稽其生平又有吏以卷呈閱則盈
堂傳視舉艷然變色而作矣堂上因大聲呼田某再春匍匐而
前道者怒目叱之曰汝縱一人之淫慾致玷百十人之家聲彼
婦之父母翁姑靡不痛心疾首汝又狡猾無物可償將若何再
春惴慄不能答東向一貴人起曰是宜絕其祿罰使爲娼庶合
平允之意道者曰不然凡世人淫債必報於生前方可懲一而
儆百若特轉輪之後則死者何知生者何罪雖娼不如無娼也
吾欲變通其間諸君必有以處此衆官皆唯唯敬謝不敏道者
笑曰此固無難也適接直北某城隍申詳某邨有女貌嫵而志

潔因伊默叔售爲土娼氣結不食而死昨已藺葬於郊吾今行
鍊形之法卽以田某代女之身以旬爲期少償前逋然後仍令
更生不已足以垂戒乎衆皆囁然曰眞君之策誠盡善但恐汚
女名可若何道者又笑曰子自有兩全之術且必使作惡者顯
然涉訟不難立判其貞淫寔重爲女累哉言訖以黃紙書數
字如符篆命役火之和以水以醜再春再春竦然頓覺膚革充實
前者虛浮如影今則固結有形矣然在廊廡之下竊聞衆議心
甚張皇未幾堂上又厲聲呼令聞之卽有數役縛之於甃反接
而去其勢再春大痛無聲役又以水醜之乃復甃竊視私處臚
肉墳起則儼然一雌矣道者卽命驅之去限滿復來再春遂仍
從皂衣人出因詢以眞君果誰何答曰許旌陽眞人奉帝旨來

主疫政耳其左列者皆瘟部之帥其右列則冥王也及出署外
仲視牌額果榜曰瘟癘之府益大驚意不欲行皂衣者又呼二
人來獻首人身甚可怖畏以巨椎迫之乃前歛急如風瞬息至
一處茅屋低矮圍以短垣聆之頗有喧聲似一老嫗譁曰汝匿
吾人乃欲以死鬼詐我耶又有男子聲低曰渠實不願而死杯
土未乾予豈誑汝旋有數男子怒詬曰旣無人曷饋予金聲乃
大鬪皂衣人諦聽曰是矣乃以掌擊再春之背心遂迷惘突如
徑入俄聞室中羣噪曰錢樹子故無恙耶謊老龜當羞死矣皆
有喜色獨一男子驚惶失措連呼有鬼形狀如鬼奪門而去衆
不顧竟擁再春以行視之男婦數人舉兇悍可懼已欲言則有
口如暗不得已而從之約行數里至一家土室而茨牆居甚湫

盜甫入門再春已能出聲謂衆曰我聞之商人田某也汝輩何人胡爲致我於此衆俱驚愕方將展詢惟媼嫚罵曰此皆若叔所預授將以怪異賴吾金耳世豈有女身而負販者再春聞言自視則上衣下裳皆類巾幘而徘徊顧影旣已雲鬢蓬飛俛首瞻蓮又復雞距宛若遂不復能置辯媼因詢其從違再春終以爲恥默然弗答媼詰之再四乃怒曰是尙未知吾威也遽呼健男子折柳爲箠浸以益水將裸而撻之再春始懼且自計曰業遭冥譴數無可逃何爲更試此毒手遂覲然而應之曰諾媼始欣然引之入闥顧謂再春曰爲汝賤媼子羣婢皆虛此一日矣再春方欲舉趾覺室內蒸騰如霧且若鮑魚之腥懼不敢前媼訶之方始踰檻入見婦人四五輩貌俱不揚猶調粉塗脂狀

如泥塑之鬼週身惟著一短襦自腰以下皓皓乎絕無寸絲心益驚怖嫗又向外呼曰重勞推挽無可以酬今夕盍早來當令小花奴先伴諸郎宿也健男等皆嬉笑而去至夜果來嫗以威脅再春衣帶含淚而解擊刺之初覺操刀而割者又復及鋒而試其痛深創鉅不可勝言已而漬丹浹席血流漂杵嫗與衆婦俱鼓掌曰黃花放矣繼之以二漸不能堪嫗恐其有失乃以他婦代之甫得小憩漏下已三晨起欲著衣嫗奪之不許曰汝見他人被服耶并不予以短襦四體裸然其羞愈不可耐仍令盥櫛施以朱粉日甫南而戶外之履滿矣源源而來率皆被褐頂笠之儔絕無一文雅者見再春皆顧而笑曰其新孔嘉遂力爭而羣棄其舊以故再春之所遇尤多噂沓交歡幾無寧刻初

尙可以容受迨至數人小腹脹滿口喘目張向不欲以涓滴與人今則欲減其涓滴而不可仰承甘露而飲之灑灑者悔不抱此注彼矣賴嫗以沸湯沃悅代爲按摩花巡微清名園頓爽無如吐陳納新躍門者又至蹂躪之慘不可名狀一日之內狼狽者三幸而夕陽西下間渡者稀再春方得安枕而臥夜深輒與衆婦言其情咸笑而不信明日復然客至益夥以其難而喜之恒有坐俟其旁摩厲以須此刃出而彼刃將斬者再春以一人當之其憊甚矣況客皆壯夫頗能持久昔已以逗遛爲歡今人亦以濡遲爲樂其報施可謂不爽茹苦終朝幾死花下屈指旬日竊幸得生乃於朝食之後復媾一猛丈夫陽道偉岸鑿枘已不可當又復兼擅所長如以再春之矛刺再春之盾堅銳莫比

自午至酉不少披靡再春已目閉頭眩汗淫舌冷奄然垂斃矣
瞽亂中見前之皂衣人已至徑趨榻前呼之曰冥限已滿盍竟
行乎携之出人亦寂無知者但聞屋中作驚詫聲而已又至向
之衙署則中祇一貴人面南據案坐謂之曰風流之況味汝已
深嘗之乎本不宜贊汝死但奉真君命賜汝再生汝當亟圖自
新痛爲改革不然將十世娼矣乃命以具還之厥物復得出門
而自爲按捺未及釋手豁然頓蘇時已昏睡十日不食亦不言
諸相好邇而守之投之以藥冥然弗瘳及寤而言其故人皆駭
汗遂不藥而痊自是改行從善不再涉邪後以販入燕聞某縣
有土娼其行事頗相類就而訪之邑人曰向曾有此因某家女
爲叔所賣抱恨而卒旣葬而鵠至告以故不信坐而索人旋見

亡者自外而入強擁以歸爲娼已數日方與客接音跡杳然審
與搗互訐妖異官輒之盡得其實啓棺視女貞體宛然知女之
冤抑使然遂重賞其叔與搗而流之遠方今則絕無此人矣再
春乃自述其夢事跡脗合聞者又莫不竦然是夕爲余言悉其
顛末余以爲深足警世因筆其略于書

外史氏曰花營柳隊容有漏網之夫孽火罡風亦非報淫之
典償之妻妾妻妾無辜禍及子孫子孫何罪惟雄飛而雌伏
莫待來生庶暮報於朝施不昧天理許旌陽準情定法田再
春革面洗心不然卽令十世爲娼綏綏者未必能當前立悟
也讀之汗下可稱實頂金針